

引 凤 箫



目 录

第一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黄犊客角挂珊鞭	1
第二回 赠金帛义释飞神 建碑亭爱留隐士	7
第三回 会计才职失三司 威福权诛行百辈	13
第四回 侠士逾垣酬大德 禅关税驾识长途	19
第五回 袒腹客香闺兆梦 琐尾人粉壁题情	26
第六回 西序宾以牛易马 北窗梦致雨腾云	34
第七回 十咏难酬沉（足局）（足脊）一词重睹知真贗.....	40
第八回 诘鸿才海棠四种 订大盟琥珀双环	46
第九回 历遍烟波回故里 相求声气各天涯	53
第十回 西湖泛神机式告 南雁归天伦攸叙	60
第十一回 汤灶奸自渐鹰犬 泰狱尹亲送鸾凰.....	67
第十二回 截渡赢资登彼岸 分庄娶室续前弦.....	74
第十三回 荐故交草章纳款 表遗贤石刻流芳.....	81
第十四回 双缔婚姻全友谊 参题榜额谢皇恩.....	88
第十五回 功成马鬣封三尺 寿进霞觞祝八秩.....	94
第十六回 单鞭重系高低角 双桂齐登大小科.....	100

第一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黄犊客角挂珊瑚

诗曰：

寂寂绿窗虚，苑鸟消长昼。

壁剑发寒光，古鹤谁怜瘦。

缅兹字内人，皆昔衣冠胄。

一旦变沧桑，面目浑忘旧。

甘自兽其形，是必心先兽。

才士振颓波，洗却乾坤垢。

长啸亦开颜，莫把双眉皱。

归酒对残编，且尔歌眉寿。

遴毫谱虽传，野史言无谬。

珊瑚非玉函，聊置座隅右。

话说宋朝熙宁年间，山东青州府乐安县，有一人姓白名壤号冀光。唐白乐天十四代之孙，年过五旬，官拜监察御史，在朝治事。家居县城西街，夫人长孙氏，即无忌之后。止生一子，名引，字云汲，别号眉仙。芳龄十五，生得风流，不让王谢，才藻犹过曹甘。奈生性沉僻，不以功名介意，闲则寻花问句，对月拈题。当日就有几个诗友。一个姓方名侃号端如，一个姓袁名鸿号渐陆，都长眉仙一二岁，亦乐安县人。余不尽述。独二人以年少才华，更觉相得。

一日，眉仙告夫人曰：“家属市廛，尘嚣日逼。南城黄泥堡别墅，乃父亲休沐之处。家务既有母亲掌管，儿欲往堡墅中修习课业，借野色山光、江风墅月发文心以焕斗牛。宁不美哉？”夫人许诺。途命侍童婉儿收拾行囊。各色齐备复入室辞母。

夫人曰：“儿此去，用心举业，勿得浪荡，寒暑自保，饮食自节，一应薪水之费，我自着人送来。倘住彼几时，可回家一面，毋使我悬望闾门。”嘱毕，眉仙再拜受命，出门上了一辆车儿。夫人又差四个家人护送。婉儿亦驾车儿随后慢行，迤迤出城来。此时是初冬天气，但见：

朔风飒飒，衰榆落数点黄钱。塞草凄凄，残笔飘一茎白发。嗷嗷排阵雁，杀气横空，戚戚望弓猿。哀声遍野驱肥马，胡尘飞渡玉门关。动悲笳，塞曲传闻金鼓噪，火焰端拟作畬好。鼯鼠潜踪，传狩惟将鹰犬多，兔狐载道。正所谓红叶初题日，青林早瘦时。

眉仙一路观景物，不觉喜动颜色。后面家人道：“相公，前面小小林子，即堡墅了。”眉仙抬头看时，果然竹木扶苏。溪山映匝，两扇斑竹门儿，半开半掩。一只纯黑小犬，且吠且叫，早有看庄老仆，知小主到来，同老娘出来迎接，遂挽住车辆，替眉仙揽辔。

眉仙步下车来，进门去。一条小街，都用鸡卵石砌的。两旁太湖石玲珑，宛若生成。中间一带小小草堂，都是明窗净几。傍有二厢，图书四壁。庭中有一块大白石，洁净如玉，四围可坐数人。傍有青石鼓墩四个，上刻云鹤盘旋之势。傍琢连环之式。若白公休沐之日，邀友开樽，则坐此石上。或三春花朝、中秋月夕，亦于此石上寄兴留情，故使巧工琢三字于其上，曰：“如意石”。堂后一带重楼，以便登临远眺。楼后一池，中栽菡萏，有金鱼数百尾。此时菡萏虽天，日色照耀，金鱼戏跃，光彩夺目。其他奇花异草、好鸟佳禽，不能尽述。

眉仙遍玩一番，遂卜所居堂侧二厢，原作书室，因白公在朝，封锁如故。遂下榻于采霞楼上。又命婉儿把楼下三间收拾为书室。措置毕，随打发从来四个家人回覆夫人去讫。又分付老仆，把园门常闭，

不可使闲人混扰。自己闲时亦只葺理花木，吟咏诗词。单有平日这些朋友知眉仙居于外墅，都来相访，若袁渐陆、方端如，往来尤数。自此骚客诗人，接踵而至，把一个黄泥堡，竟为文墨之邦了。

且说白公在朝为御史。神宗方以王安石为相。欲行新法。百官都逢迎取合，独白公上一本。大意治国之要，以礼乐刑政为先。然在先王已明著版图，迨后世宜守循轨辙。虽师相责难于君，欲致唐虞之治，然尧舜原只无为，何必纷纷变革，眩斯世之耳目乎？这本一上，安石欲行贬逐，但新行政教，不可显斥言臣，遂付之不问。

白公见不准其疏，遂告老求去，且喜准其致仕，遂微服轻车，即日就道。不几日到家。眉仙于墅中知父亲归家，即回来候问，并询致仕之由。白公细述一番，又道：“当此之世莫想干策当途，纵博得一顶纱帽在头，反成骑虎之势。何则？盖固宠慕禄之辈，必胁肩谄笑，取媚苟容不已，必为之鹰犬、为之爪牙。虽得志于一时，实遗臭于万世。倘稍知进退廉耻，略自修饬，必致获戾，轻则贬逐，重则诛夷。宁不痛哉？圣人云：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旨哉斯言也。”

眉仙听说受命，从此绝不以功名为念。越数日，拜辞白公与长孙夫人，复往堡野中去。此时隆冬天气，凛冽异常。一日冷极，眉仙坐于书室中，命婉儿燃兽炭于红炉，暖松醪于碧缶。正饮之间，只见彤云密布，淡霰轻飘，少顷花飞六出，铺满四郊。眉仙此时酒兴方浓，诗只复炽，送援笔成七言排律一首。

诗曰：

霏霏彤云天幕堙，六花妆点隔年春。

霜刀碎剪银河水，风碾匀飞玉屑尘。

江上寻梅难觅伴，樽前吟絮孰相亲。

徒怜一夜青山老，却笑千门白屋贫。

非夜平淮功已著，中宵诚哉兴龙新。
野桥驴背诗成画，金帐羊羔酒入唇。
闭户僵眠清誉远，钩帘快读苦心真。
万条杨柳藏金缕，四望靡芜藉青茵。
见雁尚怀持节使，笼鹅因忆写经人。
光浮橘树清无价，冷逼灵台迥有神。
才薄敢题冰桂句，囊空难买挂枝新。
送寒歌庆丰年瑞、端拟圆兵欲肇禋。

写毕，不觉划然长啸一声，复援笔欲有所书，只听得园门犬吠，命婉儿开门去看。乃是方端如、袁渐陆，各骑着驴，头戴毡笠，身披狐裘，慢至堂前下驴。

眉仙笑迎道：“二兄好像孟浩然。”

端如道：“孟浩然有两个？这也奇怪。”渐陆道：“若同昔日孟浩然，算这来竟是三个了。”各欢笑不已。施礼毕坐定，眉仙道：“适见玉龙战败，鳞甲乱飞，弟且以杯酒助兴，不意二兄到此，正好共一赏耳。”

端如道：“弟闻尊严大人回府，尚未即见，又闻兄曾到家去，前日方来墅中。因此吾同袁兄踏雪来访，以慰离情。”

眉仙命移席于堂中，邀二人入座，以红炉置几侧，肴核纷罗，觥筹交错。回顾庭中，积雪高有尺余，那如意石上，积雪亦有尺余，丰隆突起，宛如一座玉山。四下有梅花数株，趁着寒威开得高莹傲色，馥郁清香。两旁石鼓墩上积雪已寒极冻结，流下玉液，如冰筋一般。眉仙道：“今日此叙，不为大举之乐不足以畅幽情。”婉儿方进烛，命携雪鼓墩置堂中，以酒杯盛油，浮以灯草燃着，从旁隙处纳进。那雪被火光照耀，四面明彻，犹如水晶一般。二友见之，都骇笑道：

“白光真异人也。若此方不负赏雪之冤耳。”三人呼卢猜拳，开怀痛饮。至雪鼓中火炬将完，俱已大醉。

明日三人复骑驴往堡南看梅。只见一路冻雪，真万里琼瑶。前林有数百株梅花，清香扑鼻，和雪皎洁。林深处，又有数株红梅，灿灿如霞。忽见一老人，头戴黑布兜，身披鹤氅衣，腰下一片鹿皮，以藤条系着，足穿草履，骑一只黄斑犊，犊角上挂着一条珊瑚鞭子，在那里打瞪。眉仙不知是甚人，恐惊醒他，都拨转驴儿，立于红梅深处。二人道：“白兄诗才甚妙，久失请教。今对此景物，胡可不一咏乎？”

眉仙请题。端如道：“就以红梅为题。”眉仙又请韵。渐陆指黄犊道：“即以牛字为韵便了。”眉仙就随口吟道：

瘦画青林孤鹭愁，残霞片片落枝头。

牧童睡起矇眈眼，错认梅林欲放牛。

二友闻之，都鼓掌大笑道：“眉兄真仙才也。”

那老人被笑声惊醒起来，抹眼伸腰作歌曰：

大块何茫然，沧桑任变迁。

道人醒短梦，寒尽不知年。

歌毕曰：“我正好睡，不知何人大笑，将老道惊醒？”回顾见三人风流潇洒，遂问道：“方才长啸者何人？”

眉仙下驴鞠躬答道：“适小生偶尔俚言，二友不觉失声大笑，将老丈惊醒，乞恕怒目。”老人道：“既是无意失声，也不计较，但君诗愿闻。”眉仙将前诗朗诵一遍。老人听了，忙下牛来，挽住眉仙道：“君诗理通玄，乃词家大器也。请问乡贯姓名。”

眉仙道：“小生姓白名引，号眉仙。”老人又指二人问姓氏。眉仙道：“一姓袁名鸿，号渐陆；一姓方名侃，号端如。与小生俱本县

人。”老人道：“此二友者，后君赖以左右者也。”眉他就问老人姓名。

老人道：“老道并无姓氏。”三人笑道：“宁有无姓氏之理？”老人道：“我记得在先朝，曾为谏官之职。自太宗雍熙年间，有西华山隐士陈入朝，赐以安车蒲辇，号希夷先生，复放还山。我那时就弃职，从希夷入山修养。奈生性爱雪，每值雪天，必出一游。先生遂赐黄犊与我为坐骑。从此不传姓名于世，只称黄犊客耳。昨因下雪，偶然出游至此，少憩于梅林之下，不意遇君三人。真吾夙缘之友也。”

三人听到此际，都拜倒在地，曰：“原来是仙师。弟子实获厥愆，望仙师恕之。但仙师必知过去未来，乞一指示，少豁愚蒙。”

老人扶起道：“我非仙也，有何指示。但遇我亦为有缘。白君既精诗，我以文词诒汝。”当今眉山苏子有云：“驾一叶之扁舟，挟飞仙以遨游。又贾浪仙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至若‘凤凰台上忆吹箫，羊子当年堕泪碑’……此数语者，虽云诗赋，实至言也。君宜终身佩服，后必有征。吾有一珊瑚鞭子，更以赠汝，日后自有用处。后会有期，吾将去矣。”眉仙拜受珊瑚鞭。二友正欲拜求，只见老人就睡于牛背上，那牛飞奔而去，渐渐不见。

三人惊骇，逐出梅林，快快而归。二友各自回去。眉仙回到墅中，有白公差来家人，接眉仙到家去过年。眉仙遂同婉儿回去。未知此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赠金帛义释飞神 建碑亭爱留隐士

诗曰：

荷贯青钱富小溪，芊芊砌萋逼愁齐。

座因留客常虚左，帘为看山尽卷西。

款竹门深斜日扁，移花槛远倦莺啼。

白云窗外遗青眼，泼墨飞毫莫浪题。

且说白眉仙闻白公之召，命婉儿驾起车儿，同家人回去。到家时，已腊月下旬。有亲朋送年的，络绎不绝；自家也要答礼。碌碌数日，早是除夕。桃符换旧，乡滩扫垢，元旦之朝，移酒满樽，辛盘列座，爆竹喧天，箫鼓动地，亲戚朋友都来拜贺。新正又有那些进香妇女、掷果儿童，都妆束齐整，出来游玩。

新年才过，早已节届元宵。县前搭起一座鳌山，傍有琉璃灯、花鸟灯，共数百盏。县前东西二街都结彩悬球，张灯设乐。眉仙见如此闹热，稟知白公，家中亦搭起一座小鳌山，正所谓：

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隐晴空。玉皇端拱彤云上，人物嬉游陆海中。朗星转斗驾回龙，五侯池馆醉春风。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

右调《鹧鸪天》

当时白家搭起鳌山，西街更觉热闹。堂中结彩悬灯，照耀如同白日。眉仙复设宴邀友饮酒赏灯，浮白呼卢，鼓乐沸耳。谁知为赏灯一节，引起一群大盗来劫。正所谓：

青龙白虎同行，吉凶全然未保。

却说那大盗姓刘名创，苏州府长洲县人。生得身長八尺，腰阔三停、黑脸黄须，膂力绝伦，又有一件绝技，能飞身远纵，可高数丈，

乘风能行。在先原是渔家出身，在霞泽中打鱼度日。一日捕鱼完了。泊舡于龟山脚下，挑鱼往村中去卖。卖了半日，才卖去一半，剩的挑回舡中，烹炮沽酒，自作夜消之乐。饮至半酣遂扣舷唱出山歌道：

一层有，（子没）一层（子个）无，（呀）才是鳊鲫（个）鳊鳊（了）搭鳊鱼，个样落色（了）无人（子个）要，（呀呵的那儿）拿来（个）自吃了唱山歌。

歌声未毕，只听得浪声拍动。刘钊抬头看时，只见有四五只双橹快船，船头上立有数人，飞奔而来。船上一人道：“此渔翁这时候还点灯未睡，反在那里看我们，不要走了消息，先把这渔翁来发落。”言毕，那船飞抢拢来，一人手执利刃，跨过渔船来捉刘钊。刘钊着了急，推摊芦栅，将身竭力一纵，直纵到山上一棵古松树上伏着。众人见之都面面相觑。一人道：“此人既有此绝技，何不邀他入伙？”遂泊舟登山，到松下抬头看，那树高有数寻，益觉惊服，遂相率环拜于地，曰：“吾辈肉眼，不识壮士，万望恕罪，乞壮士下来。吾等情愿拜为寨主。”

刘钊在树上听得，自思打鱼辛苦，不如且从他们去，落得快活，且此光景，下去必不害我。遂将身望下一跳，挺然直立于地。众人复罗拜，请他下船。刘钊遂到渔船中，收拾完备把空渔船弃了，竟到众人船中。各通问了姓名，是夜遂泊于深港中。明日复杀猪宰羊，拜刘钊为主，号为“黑飞神”。从此遂成大盗，专一打劫郡城乡宦、往来官员。随略劫掠，那时适往乐安县来，因元宵佳节，遍地笙歌，弥天灯火，群盗亦混其中看灯。行至西街，见白家搭起鳌山，击鼓饮酒，又闻去冬白公在京回来，认做一桩好生意。

眉仙听得门前一片声响，白公忙唤家人。出来看时，只见只先一人黑脸胡须，手持利刃抢进厅来。众家人鸣锣喊叫，早有众邻，因赏

灯未睡，都来救护。群盗见来的人多了，遂一哄而逃。独刘钊因进后厅出来不及，走至庭前，将身一纵意欲逃走。谁知屋上都有人，见一人飞起，棍棒乱挥，将刘钊打落庭中。庭中人见之掣衣扭发，乱喊道：“拿着一个在此！”推推挤挤，拥到厅上。

白公中堂坐下，喝问道：“汝妄行劫掠，天理难容，今日被获，有何理说？”

刘钊道：“小人非盗，原在太湖中，打鱼为生。因众人见我有飞纵之术，逼我入伙。劫掠非吾本意。望老爷赦我一死，再不行此邪路矣。”

白公想一想，道：“既是良民被逼至此，我且饶你。但此去不可重入盗伙，若再不改，必遭诛戮。”命取白金十两、布帛二匹以赠之。刘钊稽首叩讲道：“若小人此去，有可用刀之处必报老爷万一。”哭泣捧金帛而去。

次日白公命置酒邀请众邻，酬谢救护之意，对眉仙道：“我虽官居御史，因谏主不从，弃职回来，而盗贼疑我囊橐充肥，以致举家恐惧，邻舍惊惶，皆我之咎也。且既弃宜归隐，亦不宜居于都城众所瞩目之地，亦不好读书于外墅，所有薄产亦尽在彼，不如举家往居之，将旧宅分与众邻居住，以报救护之德。你意如何？”

眉仙道：“自古说：‘世乱宜居郭，年荒莫住城’。儿子外墅，又两地悬心。今父亲既有此意，可与众邻说明，然后迁徙。”

白公遂对众邻详达其意。先命家人将器用什物陆续搬去，择了吉日同眉仙、长孙夫人及侍婢数人上了车儿。白公又谢别众邻，催车出城而去。

且说乐安知县姓鲍名龙，号利飞，汴京人，与白公是同年契友。这日因拜容回来，从西街经过，只见众人执香在手，扶老携幼，纷纷

都出城去。鲍公问左右道：“这些人为甚执香奔走？”左右不知，遂停轿唤地方来问。地方道：“本县白御史老爷今日归隐于黄泥堡，把宅子分与众邻居住。众人感其德，故此都执香护送。”

鲍公听了，喝退地方，自思：“白公是我素交，今日乔迁，众人都送，我即便道，胡不一送？”途命打轿到黄泥堡来。谁知白公才到得墅中，护送的如林而至。白公遍慰劳一番，赐以酒食，各各散去。忽见街役来报道：“本县老爷到了。”白公闻言即出来迎接。

鲍公走下轿来，一路打恭至厅前叙礼。鲍公道：“弟闻老兄乔迁之喜，特来一送。”白公道：“治弟舍家而逃，何得云‘乔迁’？不意老父母大驾光临，蓬荜增辉矣。”各叙寒暄，婉儿献茶过，白公命备饭，自己与鲍公往园中闲步。少顷，席已完备，白公遂邀鲍公入坐。只见向南摆下一桌，是客位；厅侧一桌，是主位。鲍公道：“吾与兄俱夙交，何必拘此俗套？请合席，以便杯茗话旧。”白公遂命移席于营中，分宾主而坐。随来衙役俱于外厢款待。

席间，鲍公道：“当今盛世，人都耸袂于公卿间，老兄年齿尚未衰，事犹可为，胡不出而整饬朝纲、修明庶绩，俾功名显于当时，德泽及于后世，顾乃甘于自弃，将斯民知觉之任置而不问，毋乃已甚乎？”

白公道：“不然。人之欲求富贵利达者，止欲纵共耳目之欲耳。治弟年逾知命，声色不沾，故隐于草莽之间，若得含哺鼓腹，咏歌舜日尧天，吾愿足矣。至斯民知觉之任，吾何敢当哉。”

鲍公连连点首道：“闻兄之言，如梦方醒。若弟辈，折腰五斗粟，俯首一顶冠，较兄何啻霄壤哉！容弟回署，申文上司为兄盖一碑亭于此官道之间，以见款留隐士之意。”白公再三恳辞。鲍公假意唯诺，致谢而别。

回到县中，即申文于抚按府厅之所。各官见旌表遗贤之事，都准施行。鲍公遂使人筑亭基于墅南，盖亭于其上，中立石碑。鲍公亲著其文云：

“于戏，人生一世，盛衰休戚，虽云异境，自达人而观之，均梦幻与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荣，则失吾志也又岂吾病，盖不以穷达而损益者，惟君子所性。至于人力其能致者，虽圣贤亦归之有命。吾怀白公，识高才挺，秉性惟劲，幼承家学，力追先正，蕴为德业，发为文章，莫不珠辉而玉莹。昔先生之未出也，识者因知其规模，可任以国家之政。及其立朝也，抗颜直谏，不惧披鳞，虽冠冕弃于沟渠，而声名溢于远近。及其义以为质，道以自殉，知无不言，言无不罄，不周而比，不诡而信。嗟易所谓蹇蹇，而媚嫉者，反以为悻悻，吹毛将求其瑕疾，中伤几成于俄顷。尚赖鸿泽之滂滞，遄归安于乡井。惟兹清幽，可游可泳，若将终焉，浩然无闻。我今莅此邦土，感生平之忠信，式立石刻以传名。”

又著铭言于后曰：

“于赫白公，性有骨鲠，一言不合，裂冠自进。利飞鲍龙，忝为县尹。庚戌仲春，吉日维丙，刻石藏亭，式彰留隐。”

又造牌坊于堡南官道之间。上扁额题二字曰：“留隐”。旁写：“熙宁三年仲春 旦立，年弟鲍龙题。”

筑造不日成功，白公遂设大宴邀请鲍公，再三致谢。鲍公尽欢而散，各役工匠俱有赏犒。从此黄泥堡竟改名留隐村了。

且说黑飞神刘钊，自那夜白公赠以金帛，释放而逃，从此尽悔前非，依旧买只渔缸，往五湖中打鱼去了。那些群盗被众人赶散，幸得放灯之夜，城门不闭，遂陆续出城。计点人数止少了黑飞神，明知被获，恐招出有祸，不敢留连，遂逃至南直地方。打听得苏州吴江金知

县钦取回朝，为三司使，水路必经镇江，遂先到江边，劫得数只客船，伏于采石矶以待之。未知可曾劫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会计才职失三司 威福权诛行百辈

诗曰：

一帘霞影烘丹灶，半亩花阴长绿苔。

莫打流影啼村里，恐惊驯虎卧林隈。

敢言多稼人多寿，日日酒家扶醉回。

却说吴江知县姓金名革，号用武，杭州府新城县人，登治平进士，初授县尹之职，莅任吴江。一到之后，就有这些管闲事的乡绅来拜望，探其动静，若贪鄙之徒，就打通关节，共事渔利。谁知金公一尘不染，正直刚方，他们反不悦起来。又有一件，吴江县分虽小，乡宦甚多，最难是比钱粮一节。何则？乡宦多，田大半归于乡宦，临比时节，动不动一个乡宦名帖，乞讨这一限，又有别人的田产，他得了银子，注在自己名下，亦讨限免比。历来知县不依他，必致坏官；依了他，钱粮又比不起。

金公明知其敝，遂立个一图只比一户的法。假如钱粮以十分为率，大户田多，该纳一百两，纳到九十两，才是九分；小户田少，该纳十两，纳到九两，便是九分。推至一两二两也如此算。若是这一图，都少九分，只把少九分一厘的毛板打三十。若是这一图都少一分，只把少一分一厘的毛板打三十。是此，也有一十二两受打的，也有一钱二钱受打的。他纳银的法又妙。假如一都有十图，县堂上，正比一图，还许二图纳银。书吏上算：图欠数。比到二图，还许三图纳银，书吏止算三图六数。至比到四图至十图，皆如此法。那欠钱粮的怕做末了，谁不忻忻乐输？他比较的法又妙。别的官员三六九比较。他日日比较，一日止比一部。假如今日比一都，明日比二都。这一都只几图，每日只打得几个欠户，日已不忙，人看着。凭他乡宦，

也不便把名帖讨限了。故此别的官每比钱粮，再征不完，只攀扯前后填数。金公不消几月，都征剂解府。故此按台考察，置请优等，竟做了江南第一能干县官。回朝复命，奏与当国。时王荆公正因三司无人，欲得一会计之才，遂不待金公任满，钦取回朝为三司条例司，不许回家即到京受职。金公素闻王安石之名。当时人有云：安石不出，其如苍生何疑，必可与有为之辈。遂星夜登舟，兼程而进。

行到镇江，因风水不利，暂泊采石矶。众客舡蜂拥停歇，将金公座船裹于中间。谁知那伙大盗，打听得金公到了，中夜乘舟，摇出矶来，把客舡铁锚抽起推开，拢上金公舡来。客船中人听得抽锚水响，开舱一望，见是群盗，疑劫已舟，发一声喊，众舡上人都起来，个个抽篙拔桨乱打过去，早打落一盗于江中。众盗见势头不好，夺舟而逃。众人又用小舟飞桨赶去，打倒摇橹之人于水中。群盗惊惶无措，束手就获。金公晓得，写一名帖连夜送于镇江府去。

知府询其群盗，情理难容，只得招出。知府尽将梟首示众。可知黑飞神改行为善，故免此戮，正所谓：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金公过江起陆，一路望京而去。

再说朝中有一大奸，姓吕名惠卿，福建莆田人，生得弥天诈伪，无地贪饕。其献媚之状尤甚于捋须参政。由谏尚书少游汴京因贿赂王安石家，家人引见安石。安石见其有口辨，遂使掌书记。惠卿复与安石子雱结纳。那王雱为人慁悍阴刻，无所顾忌，性甚敏捷，未冠举进士。荆公甚爱之，所言无不从。惠卿知之，遂深相结契，撝掇荆公行新法。故安石误天下苍生之罪，二人应居其大半。

此时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用金公为之。惠卿晓得，与王雱商方议道：“此官乃行新法之要职，今与外人为之，恐不可。”

王雱道：“不妨，待我与父亲言之，将此官与老兄做便了。”惠卿道：“不可。今金革将到，若用我为之，他必恨我夺职矣。不如以韩绛为之。此人畏公守法，在吾掌握之中，必无异议。且金革必不怨我二人。”

王雱道：“老兄好高见。但老兄这样大才，亦不该掌簿书钱谷之事。我当与父言之，以君居近侍。”

惠卿忙屈膝于地道：“若蒙小恩相如此，真犬马难报厚德。”

明日，果除为崇政殿说书，即今翰林讲官。又除韩绛为三司使，改金革为度支侍郎，即今户部。惠卿自拜过职，于神宗面前称扬荆公之美，又劝荆公道：“恩相欲服人心，必将朝廷政事尽行变易，为骇人耳目之举，方见吾辈作用。”荆公听之，遂设立新法：

立均输法；立保甲法；农田水利约束；行募役法；行市易法；置诸众提举官；行保马法；立手实法；太学生三舍法；立更戍法；更定科举；领方田均税法；行青苗法。此皆新法，议定颁行。

吕惠卿一日往金公宅中，询以新法得失何如。金公直答道：“别的不要说，只这青苗法为害尤甚。何则？其法虽以钱贷民，令出息二分，同秋夏税一齐输纳，但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且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至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鞭朴必行，民无所措，必弃家绝产，卖妻鬻女，以偿官府。岂非其害尤甚乎？且后世谓天子与庶民争利，其名亦不美。”

惠卿听此一席话道：“吾晓得君若为三司使，则青苗法不可行。”

金公道：“三司与度支皆可，下官不以此官职介意。”